

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七

□ 13

2221

7

信
2221
7

韓子解詁卷之十三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市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上旧刊有第
三十四字

第坤曰先制其目而著其解謂之連珠則連珠已兆于
韓非矣而瓊山謂其體始于揚雄非也方以智通雅亦
云批本比物連類曲折盡
變韓子之筆真如游龍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
之說皆合當作舍勢之易也讀勢賞罰也言皆能合持勢之而
道則為易微而行之則為難也而
道行之難道由也此言棄二柄之勢而御其臣庶則甚
易制也今反捨之而用難行爭民之術也是與

獸逐走也

讀言與獸齊驅角其足也言倣行之難也左傳注逐猶競也

未始除患患之可

除在子夏之說

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蒺蒺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

遇耦通並也與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

狂簡而臧獲不乘驢

嗣公知之故而

讀而當駕鹿薛公知之

故與二樂博

張榜曰樂當作樂

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

也說在畜鳥

批本鳥作妄誤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

山璠云當作招轂增互讀為招謁魏策兵為招質案管子注招者的

也所以招射者也

射者衆

者多故人主共矣

下篇賞罰共則禁令不行八說

賞罰下共則威分

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

因其好惡而為奸計

而人主惑矣辭

言通

言漏

則臣難言

人主以忠臣之言漏之左右能言通也則臣難言人則奸臣謀諂忠臣故難言也而主不

神矣

其下得則

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也思在國

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

明之以靖郭氏之獻下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

奸計持兩端道由也

山云堂谿公知

術故問王厄昭侯能術故以

同聽獨寢

言聽申子而後獨寢也

明主之

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

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

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

決蔡姬也

言與智者謀之而與愚者決之也

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以用

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達其情者也

也

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言其病可愈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二

言難貴寵
言難貴寵
言難貴寵

右經批本無右經及傳一四字

傳原注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

則其字除之太公誅華仕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舊刊無始二字景公問政

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增太師晉之聞人故問山師云荀子太師掌脩憲令

曠曰君必惠民而已大矣字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

曠曰大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

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

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

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已以通

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及國發廩粟以賦衆貧賦

也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陳倉米也漢志大府無餘

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驚德施惠於民也不刊

不一作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志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薑公子雅公子欒之子公孫寵二人皆出惠公故晏子曰二惠競爽

猶可也

景公與晏子遊於山海見上海登栢寢之臺增封禪書服虔云地名有臺臣瓚云

晏子書而還引此無還字望其國曰美哉決々乎正義無

三堂々乎後世將孰有此正義作孰將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正義

無成字增按下七咸字宜削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還望周觀也

按括地志少海在青州乘縣東北

行賜也
二之字
語詞猶
云者也

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
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金以出貨貨左傳晏子春秋小斗
斛區金以收之增左傳齊舊四量區四豆十六斗金四區六
區為金八斗取二制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
言僅供冬夏之用耳取二制焉制其衣服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
之魚鹽龜鼈贏蚌舊刊作蚌一作蚌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贏
亦作螺蚌步項切亦不加貴於海舊刊無君重斂而田成氏
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言皆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
乎苞乎增苞乎古字通用管子衆有遺苞者其其往歸田成

足義給不
足作止即
儉

氏乎增此言謳歌田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也而公室
不恤歲荒我為餓殍乎則往田氏而求活耳史作姬乎
米已歸乎山成子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用今田成
氏之德而民舊刊有歌舞民德歸之矣言齊人皆以故曰其
田成氏乎公泣然重涕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
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
賢而正義無遠不肖治其煩亂正義緩其刑罰賑振也其
救貧窮而恤孤寡正義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正義
無上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舊刊別搜不景公不知
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
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

舊時
作能

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注過秦論
名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
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勢君位以用誅擅愛之臣而必
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神勢見上是皆不乘君之車
不因舊刊誤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孫鑛曰善持勢者在
心矣焉能持子夏曰別刊春秋之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
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茲者行久而成績積成
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

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增此語見說

周葉春秋臣殺君者以百數皆見譽者也管子春秋之記臣
有弑其君者有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
之國史也又文言傳臣弑其君者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
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按舊刊兩弑字一作之故

李孫相魯子路為郕令何魯邑杜預云在東平無鹽縣東南

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役子路以其私秩粟

見秩始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要迎也禮注而餐之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後誤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

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人請曰夫子疾由之為

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

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舊刊作食不可何也孔

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言吾姑謂汝已知此禮也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言役民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肥季康子名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登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刺不禁微也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

說山訓華士荀子

注作昆弟一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荀子注殺之以為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饗享通受也而殺賢者荀子注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据上文之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

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以上三十字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

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

無可使之民也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

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

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

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謂以為三字連用奇而

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

不可左右矣以上百三十六字是以誅之荀注一曰太公望

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

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

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

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也當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

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舊刊以旋其軫也晉語注

猶面車也揚慎曰太公望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

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增南都賦注引云馬如鹿然

有白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焉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

喻得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一乳生兩子曰陽胡

潘其兄弟名下文可証於王甚重倒語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

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

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李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

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李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

側曰不然竊聞李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薛公殊未聞如史記陰重注陰

重不漏人言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李之上文作

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李哉告稟獻千石之

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注文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

客謂之也

同刊作

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

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舊刊私競勸而遂為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

主乎四句夫馴鳥一作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

食焉得不馴乎制在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

祿舊刊今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

服

傳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民知君

則惑之其知見知音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言不呈其無欲見

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民也惟無為民

不能測知者惟在無為也可以規之規窺通言察民情一曰申子曰慎而

言也而女通汝人且知女將言當慎其言况則人慎而行也人

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臆

女有知也人且藏女讀藏藏同正與行字對汝若不女無知

也人且行女或曰行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

二目御之子謹周子稟增字云倉有屋曰稟蓋弋者所隱處

在稟注稟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亦為倉

廩誤矣山云射雉賦澤場柱翳又云飛鳴薄廩徐爰曰射者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草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草廩

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原注廩危懼也與懷同

誤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漢藝文志道家

者流有鄭長者

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

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

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

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治也何以為此廩舊刊為今人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舊刊脫自

為廩乎聞之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其可以為此廩乎古今人表唐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

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先

志注
師古曰孺
子王妾之
有可號也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美嘆左右引王之說之引聽之誤聽通

作以旧刊以字行先告客以為德德十四字句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也乃獻玉珥以知之一

曰薛公相齊道應訓注薛公田嬰也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妾也齊策

七孺秦策注孺子婦人之美稱也皆貴於王貴言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

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

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楚策是說作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欲先

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齊策注珥瑱也所以充耳而

美其一楚策作令其善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

所在楚策無坐字道應訓坐視作因問而勸王以為夫人楚策為昭公事

甘茂相秦惠王秦策為武王時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謂屏

言作立秦策曰寡人將相子秦策將甘茂之吏道亢聞之道作

通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

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

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池策池下乃逐之策注逐一曰犀

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讀業已為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旧刊作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

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亮於王之所常隱語者讀言王平

室之地下也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

鑿亮道也

先為詭言
以簡犀首

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及走，再拜曰：受命於是，釋里疾已道，充聽之矣。即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即中盡知之，於是日也。恐月訛境內盡知之。王召釋里疾曰：是何匆匆也？擾亂之見荀子注，匆匆喧嘩之也。與訥通，莊子注，喧豔又見漢書贊。

何道出？釋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讀言汝之以為犀首者，以何故也。釋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狐是言，自嫁於衆。嫁於衆，言欲以衆求媚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增葉注引云：秦王欲將犀首，釋里疾恐代之將也，鑿充於王之所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釋里疾道充聽之矣。

堂谿公增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谷名，在汝南西平。圓謂此氏有二：一兵夫，一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

傳：堂谿公薦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增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一名觶，酒器也。當，去声，底也。楊升庵外集：韓子玉卮無當，廣韻：當底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舊刊有手字，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間有之字。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也。寢言也。而使人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文選注：引見昭侯曰：昭上有韓字。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

當君渴將何以飲文選注君寧何取君曰以文選注取瓦卮堂谿公曰
 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
 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增申子合別
 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增
 璩與滿寵書注甚美作甚甚誤縣幟甚高著縣懸同揚升庵外集韓子縣幟
 甚美作甚甚誤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選注無著字然有而字不售酒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選注有長者楊倩八字倩曰選注無汝狗
 猛耶選注無曰狗猛則酒選注行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選注無狗逐選注逐而齟之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選注無夫國亦有狗選注作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選注明作輔韓大臣為猛狗
 迎而齟之舊刊而此人主所以蔽脇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
 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
 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
 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
 富當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苑據下有

恐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事見上文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斷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問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斃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舊刊作利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脫樹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水焚灌之則塗墮上文也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諂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

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增又見晏子問上韓詩外傳卷七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堯欲傳天下於舜舜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舜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讀言懼莫止之也事見呂言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四敗其所察舜則難

四凶誅
之然云等
者此之以
意

茅門
也取古
茅屋之義

也

前莊王有茅門之法

下文茅作苑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

踐竇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竇廷理

通

泣曰必必字無無字為我誅

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

通

我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

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

是臣乘君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是臣乘君也

也

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與上相校也增管

通判韓非子解話
言與智者
謀之而與
及君之尤

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究也。究輕也。記論然疑家巫有蔡姬
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增行疑
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
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
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
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能行
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細亦法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
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
欲與子皆行。皆皆通孟子子及女皆亡朱本作偕薄疑曰媼也在中。家請歸與
媼。高紀注韋昭云媼婦人長女稱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

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已媼許
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奚與猶媼曰
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
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更字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
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
長為臣矣。一作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色
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通勢謂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
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

王維禎曰
言欲得民
之法必行

經之而不可更也。讀言組之濶狹在經之多少也更改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

兄而索人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

致功。與猶為也必先踐之妻妾。踐行也然後行之子母幾。幾期通必也原注望

也索人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

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也。言料也若一也加務善

之吳起曰非語也。讀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

起家無虛言。必罰也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讀遍噉於堂上客也庖酒豆肉

飲勝之說
言有肉必
分主客不
久在組上

集於宮。讀噉於官中妻妾者僅庖酒豆肉也壺酒不清。言不久也生肉不布。言不開析也

也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女功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讀有喪資者不貧之

家其資足以舉喪者按喪失也資貨也謂逢盜者寡人親使即中視事有罪者赦之

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

慎產也。讀慎順通言不違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徙公也為慎

產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徙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

乎狐子曰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

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十六

產成也

前說為可
視事謂監
議喪事

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左傳重期字
三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狗
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按與左傳不同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不難也言文
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僖九年晉侯圍克之
伐衛東其畝謂使衛不敢逆命也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取五鹿地衛城陽增僖九年晉侯伐齊之封內盡東其
南圍鄭及之及覆也覆鄭城而取之也罷宋圍還與
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作上刊之盟遂城衡雍之義

讀遂城衡雍之義遂城衡雍之義逞城衡雍之威增城當作成左傳甲午至
衡雍作王宮于踐上子尊天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
踐土今之河陽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增
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徙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聖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徙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讀言其痛深刺
不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煩悶可得而治也
以砥石作砭故云耶扁鵲傳厲鍼砥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
不知有苦則安良藥苦於口欲治其國非如是信似刺骨髓
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
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讀言愛如金石也
堅白之辨思亦若是耳增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
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十七

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堅石
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觀此言則如何可分堅與白為二
故取喻耳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
髀說右髀者增解如支解之解標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
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旧刊有右傳二字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三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下旧刊有第
三十五字

織珠碎錦層
見雜出不置

一賞罰其則禁令不行旧注今臣操何以明之據迂評明之

以造父於期原旧注既善取馬又能怒渴子罕為出羃

原旧注罕行罰一國畏之類田恒為圃池原旧注擅行賞人

德字分面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之共琴也原注王造謂有能御車使共操琴則曲不成君臣共賞是也

二治彊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原注法曲則亂讀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原注功則爵生誅罰生於罪

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厥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

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原注昭襄知主情則百姓自求理以

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不發五苑原注應侯欲發蘇果而禍者責之以二甲

功受賞因田鮪知臣情原注田鮪知臣情則失矣故田章注鮪

教子章曰富國家自而公儀辭魚原注公儀辭魚則失矣故田章注鮪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原注外事不得不成矣鳳卿曰外事

外士古通外國使也言外國之使不獲於此邦當路者則所

以伐之為使之事不成陳深曰警飭曾不得不得貴人之意

也孤憤當塗之人担事要則內外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

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

為之故蘇代非齊王原注蘇代非齊王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

鳳卿曰上當而居者不適不顯原注鳳卿曰上當而居者不適不顯

適莫之適言居國之人不顯達也故潘壽言禹情原注潘壽言禹情

傳位於益終人啓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取之王遂崇子之而況借於權乎原注取之王遂崇子之而況借於權乎

借臣兵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

掩蔽明主之道原注掩蔽明主之道右或言平陽君之目其於虎目遂殺言者

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原注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而後納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二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增山云當而

有獨善之民原曰注吏雖亂賢人不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

治之吏原曰注子率以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原曰注吏治則

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綱原曰注

則萬木動萬木動則綱引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增繆

有紀有綱引其綱則綱引其綱則綱引其綱則綱引其綱則綱

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原曰注

契亦然增救火者至役萬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

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

鍛平夷榜繁矯直增榜繁蓋排繁也管子彼十鈞之弓不得

正注輔正弓弩之器魏都賦弓珣以繁注弓押也說山訓撒

不正而可以正注弓之掩牀也音敬修勢訓注矯弓之材

也言推鍛之夷不平榜繁之正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

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橘良香云敗當

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傳之作子古踞轅而歌

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輕重注主欲稅吏問

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薄疑之言國中飽讀中去声增稅字

私利而正矣未得其解中如字上空府庫簡主喜而府庫虛

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原曰

巡人當作見有餓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不然則

國有腐財則人饑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則當

文作敗上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

後磯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傳原注一事而造父古今人表衛父子師御四馬馳驟周

旋而恣欲於馬原注意所欲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

原注以轡策專然馬驚作趨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舊注彘亦令馬王

子於期增於期於問字猶孟施舍也楊升庵外集韓子曰王

良為郵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時近或得真圓曰

晉語韋注郵無正晉大夫郵良又云伯樂王良字或得真圓曰

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人也呂

子春秋高注孫明王良也又云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

字景博字注古有博勞善相馬覽真訓注王良晉大夫郵良也

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正為趙簡子御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

有王良星合而考之郵劉孫王皆姓也明無恤無正皆名也

博勞伯樂子良子期皆字也一人而多姓名字未見其比并

記于此再案喻老作王于期七發及緒白馬賦注引此並無

於字据此今本或行於字鳳卿按呂子分職夫馬者伯樂相

之造父御之高注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贏姓飛廉

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古今人表並舉郵亡郵王良為二人

孰是為駢駕說文駢馬也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

然馬過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

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增革

字誤俗寫脫也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韉韓哀而叱咤之

附輿注音霸謂轡也革當作韉以儀馬則執韉而叱咤之

叱咤罵詈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答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

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下當

迂評作
始發而
无其字

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山云恐以
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其旧刊無
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原旧注
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成使王試觀也渴馬見圃池去車
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
晁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晁突出於溝中馬驚駕
敗赭白馬賦簡主作簡子下有御字駕敗
作敗駕七發注表作發山云表猶外也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淮南子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句宋君曰諾於是出
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颺期

通
用

不渴
渴

羊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晁以奪其君國原旧注
服國是出出
疑用威懼焉
迂評下條連上文不
另提田恒不押成字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出成恒設慈愛
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
為圃池也原旧注以仁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
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
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驛而走字書驛音翰馬突也漢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
之法禁其衆久矣猶造父以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
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

手吻文文當作之下恐脫和字今按蓋駿馬名王術訓聖王
之乎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言蹄也
拊而發之羃逸出於寶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進字無馬
驛而志轡不能止也舊刊止一作正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
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
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
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羃而田成恒舊刊為圃泄
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
不至也令田連成窳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

矣

傳二

原注凡四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里每

家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

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原旧注訾毀也夫非令而擅

禱者舊刊無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

之相徇者徇則字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

罰二甲而復與為治李士表曰買牛為王禱昭王何以得此

殺牛塞禱塞當作賽報祭曰賽正字通或曰韓愈賽神詩一

作賽不知漢書本作賽俗本因声近謗作塞

即中閭遏公孫

行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

焦竑曰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古禮也奚自殺

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

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

說字句一日當作謁見音訛拜賀曰遇堯舜矣

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

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

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山云訾罰之誤屯當作出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言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

重罪者出二甲一戰焦竑曰一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

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

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

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

管子齊公踐位令釁社塞禱又云舉春祭塞久禱注久禱而未報者當舉

塞之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言為吾愛民非然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

焦竑曰言非以吾之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

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讀言遂斷絕吾與民以愛相收之路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原旧注謂草木著地而生也山云朝錯傳根著之類亡不

載也顏注有根著地者著音直畧又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

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

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

遷評作
使民

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王荆石曰此秦政治民必取其
亡也一曰今發五苑之蔬蔬棗足以活民是用民也山
云用當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作明釋之讀舍置勿復言也

田鮪教其子田章齊人見曰欲利而身通先利而君欲富

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

力讀難一臣盡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臣盡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故自恃無恃

人求自盡於己並評陳明卿作公儀休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經文作公儀下文亦云公儀子則此耳

應訓循史傳皆云名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

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

夫既舊刊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

法則免於相免免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

給魚舊刊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道應訓

不能自給與母受與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我能長自給

免莊仲虛曰三復斯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

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傳三原注凡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策有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

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

通評作
其七何
也
言使國人
皆歸而
仲評林舉
一國政事
仲
悉廣之

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
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山云：桓公事又見難一。燕策：呂氏春秋荀子為桓公事。莊子家語：衛靈公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讀十七字句。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讀：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

張朝而聽子之之。張設也。

潘壽燕策作鹿毛壽，世家同。徐注：一作謂燕王曰：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

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

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有子字。之子之大重。增：趙大傳：太

面行。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

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增：不解。益為人名。故問何所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

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啓之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

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

林云潘
壽賢而隱
於鹿毛之地
何朝臣

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

葉石下有吏字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己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魏東犀首謂張

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行因令王致萬家之邑於先生戰國詭譎之說不特潘壽也

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

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

士徒隱者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讀謂予奪之柄也增文賦注褫

猶去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讀不假一佯愛

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

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葉注以啓臣為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

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茂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

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

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葉有吏字以上皆効葉注有子

字之子之遂重迂評墨子之字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

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原其作共今從旧刊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讀佯猶言纔也一日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

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一日恐而
字訛或云
句絕屬二

也讀
為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免免今本作與虎而輟增并子章曰以

與觀之眈然環其眼增助匹見反集韻或作眈又匹限反載

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

目可惡過此增平陽君趙豹為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

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

不誅也誅殺左右之進言者王不能

衛君山云衛世家立戴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号對曰諸侯

辟疆賈誼新書審微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号

天子之号開辟疆土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

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原注名辟疆未必能辟

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讀曰闕疆讀曰疆

侯曰辟疆行入還之曰辟疆天子之号也諸侯弗得用

更其名曰燬燬漢書敘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

傳四原注凡擣木者一一擣其葉擣引持也則勞而不偏左

右折其本而葉偏擣矣原注擣動也臨淵而擣木鳥驚而高魚恐

而下并子章云此三句此段上下不連善張網者引其綱若

一二擣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

人井注

手當作

趣使人見趣同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

小事造父齊當別提增造父蓋春秋末善御者韓子云造父為

言也秦人降妖虛飾假裝以為其祖先飛廉之子太史公列

之秦紀恐謬譙周深不信西王母事而據韓子辯徐偃王當

楚文王時去周穆王遠矣造父方輶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

因收器原注農輟而寄載之授其子之乘山云子之當作子

也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宇惠云地經驚矣使造

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王遵岩

此二句更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

德恩

無處

猶不免亂舊注術則國有術以御之身雖處佚樂之地又

致帝王之功也黃道周曰明君任人則裕自

推銀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

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權閔王之筋李兌

之用趙也餓殺主父舊刊別提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銀

榜檠故身歿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

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一曰舊刊接上文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

歲之計王不一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增言王亦豈以數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四 十二

其計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聞說者

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押字

斗石參升之計恐繁訛數名見說苑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句食後復

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

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

睡矣吏盡掄引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見齊策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

殺生之柄身躬親三字非一意故劫於李兌旧刊此條接上文不別提

傳原注凡五事茲鄭子引輦上高梁梁橋也而不能支茲鄭踞輶

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言前行者趨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輦之皆助茲輿而推挽之樂歌故也

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旧刊至輦猶不

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孫本此下之故

也陳深曰此喻貴術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

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御覽無者字按吏無私則中正之法立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茲吏富也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

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山云見

子審分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養斷養也桓公自炊也

上卷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說苑貴德作吾

傭而未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

饑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山云漏有

此下脫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

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廖文英曰有鹿門稷者行

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

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刊有必置之於下宮中有怨

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山云

作當曲禮婦人不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

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人趙岐曰普使國男女無有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原曰注言雕飾之增月令注男

艾字誤按趙本挑作桃因考蒼龍桃文馬書實有赤文也爾

雅注驛色如華而赤也又續博物志唐天宝中大宛進汗血

馬其六曰桃花此撥何鉤節在前原曰注約鉤錯錯在後

休公羊傳注乘備駟也鉤節在前原曰注約鉤錯錯在後

注鐵鉤也以金飾之山云莊子前有振飾之患後有鞭策之

威毛詩鉤膺鞶革傳鉤膺樂纓也疏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

也案趙鑲作鉤錯錯當讀為策脩務訓令有良馬不待冊

許慎注馬策端有利馬欲進則鉤節禁之欲退則錯鑲貫之

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古恐當作世之治人亦

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原曰注言賞則有毀罰則此亦聖人之所為泣

新刊韓非子解詁

續日本紀謂
續浮線綾者
曰挑文師可
侍考
御覽作挑

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原旧注男有翟之文增乘車乘也毛詩翟第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也此言翟飾之車駕蒼龍也前有錯飾山云宜作鉤飾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鏃策旧刊作有利字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世楷本無之字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鏃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難一旧刊有第三十六字旧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索隱云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

而詰難之也又云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

凡九章神駒何汴曰說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源不注此張榜曰諸難皆託有理之事設為公駁以恣其從橫顛倒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邪然可長入慧巧益人筆力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犯文公之舅也故曰舅犯問之

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旧刊無對字臣

景何片
作王槐野

御覽作
若須之
字

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原曰注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省君不厭詐僞原曰注非謫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原曰注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原曰注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增無復下有君其正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論功行爵也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淮南子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山璠云君當夫舅犯諡苑有言一時之權也雍

受弗聽
天吉也

至致
也

季諡苑有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見呂氏春秋義賞說死權謀新序雜四又呂氏不苟趙衰卻子虎事相類案晉世家為先軫狐偃事萬世之利也或曰孫文下云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融本以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為別提下同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疆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雖有後舉莫大於此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灰不及讀祝拔第之也增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祓浮勿反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難

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山云當作詐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傷害也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金履祥注論語曰而猶與也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

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原曰注仲尼不知善賞妄嘆宜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則畝正原曰注相讓故正也山播云明畝同

按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侵畝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又見原道訓周語注一耨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韋注下曰畝高曰畝也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汾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樾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姚州歷山舜井皆舜所耕處未詳孰是河濱之漁者爭坻原曰注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增坻直尸反秦風宛在水中央傳小舜往漁焉墨子校注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渚也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

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渡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復袁州
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
云舜所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也按荀子曰窳格不便利者弱格與苦同唐韓琬傳器不行
窳又默啖寇嬌檀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三省注曰市列爲
行行爲濫惡也通雅謂窳猶苦窳舜作什器于壽丘器不苦
窳苦讀如鹽粗也病也史記貨殖傳昔窳國語辨其功苦功
與攻同堅也詩我車既攻精專曰攻粗惡曰苦周禮注有功
有沽又史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亦作措通作沽儀禮喪服
傳冠者沽功也注猶麤也論語沽酒惡酒也古讀假爲沽如
純嘏與土字叶家之爲姑皆其聲也今京師言行濫物曰假
沽猶以二舜往陶焉通雅曰顏籀曰陶河濱此古濱字見說
字連稱
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
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
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
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具書
備期年而器牢牢堅也德盛而民自
化所謂無爲而成者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

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
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
之聖堯奈何原旧注堯在上客人爲惡
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
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原旧
注若

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
以德化之也旧注無德字以德倒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
也設難中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其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
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

也
破

已止

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楊升庵外集云今人謂言不相副曰楯之說也

自相矛盾見尸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

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言舜救

年而能止一過則以年計之三年已三過矣而賞罰使天下

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批本非之本意在此程式也法度所以式萬民

也守法者謂之中程今朝至暮變言其速甚至朝變十日而

海內畢矣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

堯令從山云句從由也亡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

苦而後化民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批

道由也

法術亦非庸主所能操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正命也或曰天字

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微無臣故通將謁之謁白也

綱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

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烹其首子而進

之管子又云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

內二柄篇妬下有外字管子云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

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言近棄

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

墨子校注

力當
字

正論

不久原旧注言蓋藏詐譌不可久
 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
 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
 盡死力以為其主者原旧注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
 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旧刊無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
 度其不愛其君意也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言管仲亦在被去之中也明主之

利私
下恐
脫
陳深曰燕
老泉管仲
論本此

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
 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
 姦不用於上原旧注臣有功者舉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垂猶懸也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
 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旧注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
 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
 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
 以身死蟲流出戶當作戶不葬者十四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
 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究到臣情不上通一人之
 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入主須三
此言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
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
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原旧注可賞
賞可罰罰無
所蔽塞矣注田
作也按弊蔽通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
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迂評作
國家危
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无中字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
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人間
訓記
論訓作無
不有是惟赫子无子字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无論訓無仲尼聞之曰五字蒲坂圓曰晉陽之難在善
周定王十六年距孔子卒二十七年戰國之妄言也

鳳按孔叢
子已辨其
妄

下臣親問
忌相字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
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
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
晉陽也令不行禁止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
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龜趙策曰竈生龜晉
語沈竈產龜注沈
竈懸釜而炊也產龜竈產於竈也龜
與蛙同蝦蟇也案穴疑沈山云疑突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
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
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當作乘事而有功則賞乘因今赫
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原旧注臣有不驕僅令明
臣禮非有善可賞也
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

品彙陳深
非趙用賢

品彙陳深
非趙用賢

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陳深曰國

新破未可引行法襄子之賞權韓子之言常法也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予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枉批本而避琴壞於

壁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

跌社中宮壁高誘曰跌社至平公衣社而中宮壁也讀言

披靡枉身而避也適失檢耳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

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舊注歎息之聲讀如後世呵呀也是非君

入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除與塗通淮南子作塗高公曰釋

之以為寡人戒與朱雲折檻同趣說死君道為魏文公師經

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或曰平公失君道

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

其言言君有過則進言其事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言不聽則大臣之於君

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讀親猶犯也字書親近之也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

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

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人逆平公言而

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行迹也不可行也言不可復行也使人

祿義下並
揮則字看

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
諫也因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
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
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韓詩外傳易作輕

序雜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
得見之或曰別提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

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
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

之士將與欲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行見小臣之忘民

也民當作君下同一曰不憂民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

山云會當作禽顯學作禽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也案曲

禮執禽者左首荀子小人之學也以禽為饋注饋獻之物也

名曰臣臣更分職受事名曰勑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

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

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原注德修而隱不若無智

能而虛驕矜桓公信陵君傳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

是誣也言誣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

理也領統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放於齊國

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原旧注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增齊世家徐注一作靡左傳疏音靡笄音雞晉語注齊山名魯成二年

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入以戮罪在可赦之者索隱在濟南與代地靡笄不同

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

子因曰胡不以殉

世楷本作殉下同言殉罪于軍中也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

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韋昭曰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言能如此故從事不恥也或曰却

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

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

殉勸之以殉是重不幸也

原旧注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幸也重不幸民所

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論林同世
附本陳明
附本作殉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

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

旧刊無子字

且後至也

夫却子曰

山云因訛

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

注殉既不辜益得一謗

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

斬涉者之脛也

周書斷朝涉之脛傳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

奚分於紂之

謗

原旧注不得斬謂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

注不得斬謂不幸也

且望却子之得之也

原旧注望却子正韓子之過

今却子俱弗

得

失理也則民絕望於上矣

按修內篇云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山路云絕望倒非据下文誤故

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

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

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鄰子之
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舊刊誤作夜然矣增事已

見外儲左下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

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

之上請下恐脫立或居字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

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食以便治也或曰別提今使

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

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原曰注謂

善御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

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信仲通與下文訓對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

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微令者不避尊貴

不就卑賤原曰注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言以君勢行于國中何憂於貧何患不親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

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

魏兩用樓翟說林上作犀首張儀而亡西河樓緩翟黃也楚兩用昭景而亡

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

國交私以示已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淳齒也而身舊刊誤作手久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身死減食之患是膠鬲未有善以知言也

必下脫有字

難二舊刊有第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辨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

而辭曰且

當作臣

嬰家貧

且字失刪畧也山云左傳此上有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焉數句晏子雜下同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往買市食也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

踴貴而履賤

踴踴同左傳注則足者屨按喚起疑聞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

舊注七老反

然變色

廖文英曰轉注古音職韻造引韓非子舜見古瞽其容造焉造音與戚同或曰造猶造次之造改容也有戚義造音戚增道

曰寡人其應訓孔子造然革色忠孝篇其容造焉注愁貌

暴乎於是損刑五

晏子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

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原旧注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則刑大動則刑豈惡刑多在

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原旧注苟

不當雖少猶

無以不當聞

聞告也

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

十二

遷評案作
審
評林恐刑
不足以勝
亂而奸邪
不除

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也敗北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

重刑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

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

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非子信古諷今者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曰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

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國下恐脫者字陳本作何故其胡何也雪洗也公曰善因

發困倉困下刊作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輕罪也出宥也宥小過也處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

小人小民悅惠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君子以為失義使桓公發困倉

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

也而語助辨命論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龜策傳何可而適乎羊估傳不可而越之類桓公宿義宿

諾之宿止也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

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山璠云論囹圄而出薄罪

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望領望原也

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

哉

昔者文王侵孟舊作孟誤史記周本紀伐邢注邢城在野王縣西北後漢伏湛疏臣聞文王受命征伐五

國注五國謂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邢伐崇自居易詩秦嶺

馳三驛商山上二邢自注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邢左傳王

取鄆劉薦邢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忍生之田注薦刊鄭二

邑字又作孟春秋曹伯會于孟左傳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又

也耶通注
當在遺冠
也下

字
蓋脫於

三

齊侯宋公會于洮太子鄫賁獻孟于齊注孟邑也增左傳齊國夏伐晉取孟注晉地豈是耶克莒按祖旅

傳旅地名孟子引作莒按祖往也詩意謂密人侵阮往舉鄆

共之師而又往伐莒也莒蓋黨密者鄭朱諸家義恐誤舉鄆

漢志在京兆鄆縣莒在陳留雍丘縣臯陶三舉事而紂惡之

陳本作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馬融

美也天性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見殷紀齊俗仲尼聞

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

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

乎夫智者知過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

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

也通許者作

今即西岐

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

相傳占鄭長者有言見外諸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

王也陳本有矣言文王處已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

未及此論文王不患幽囚而憂天下勢收民心以剪商受錄

終囚死以此毀夫子似嗟天者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

之力也山云也耶通識知也言桓公威叔向對曰管仲善制

割以製衣喻賓胥無善削縫原旧注言損益若女工旧注工

削無矯拂注言彌縫原旧注言增飾若女工旧

其闕除去其惡也隰朋善純緣注此下有之純緣也四字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

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微諷也凡

為人臣者猶炮宰庖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

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

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

臣之力也言君臣相須而成傳錦泉曰叔向歸力於臣師曠歸力於君合而觀之得入而后成伯非兩駁之亦

覺兩端首鼠未有定解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

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虞舊刊作于合作于楊升庵外集詩出宿於于今而虞

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山璠云蹇叔疑百里奚誤呂氏

評林卷叔即百里奚

春秋百里奚處平虞而虞亡處平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

虞知非愚也其處平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

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此有君而舊刊而作與非無臣也向曰臣

之力也不然矣原旧注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觀之則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

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宮中作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婦人主之增婦一本作女山璠云燕策宮

中七市女閭七百案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注閭里中門也為門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被

髮而御婦人被髮不冠也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

死蟲流出戶不葬見左傳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

以為君之力也二也字倣則字看且不以豎刁為亂事見國語左傳昔者晉

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旧刊忘作古通用舅犯極諫旧刊作咎故使得刊

無得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合恐名之誤文公以舅犯霸

而語而轉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原注以齊桓晉文觀之然矣

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

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偏謂倚於一偏未得其正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請禮待晉使之禮式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言專任管仲雖小事不敢自專也原注使有司三告仲父而優笑曰而乃也見詭使易哉為君言為君不難以

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原注優人主所昵故滑稽諷諫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吾得

仲父已難矣又舊刊無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言易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

索人孟子為天下得人難也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

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

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

賢者固求用已如此但人主不欲求賢耳或曰無逆順用賢者之言也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

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

準之以刑名參之準正也刑形通事也以事遇於法則行遇

也合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金

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

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歿其君不歿於公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

仲之後奚遽易哉詎同渠何也奚遽字見吳語列子人間訓墨子管仲非周公且

周公異其操也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居攝也攝天子之成王壯授

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言人臣輔君之職當然也夫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者指周公而言山璠云子指成王洛誥云朕褒子明舜鳳卿曰難畏阻意子孤字闕文橋良香云

不字衍據下文誤必不肯歿君而事其讎周公必不為皆歿君而事

其讎者管仲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或奪成王之天下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桓公宜備於管仲管仲公子

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管仲射桓公中其鉤其君死而臣桓公管

仲之取舍取舍猶去就也非周公且非周公之介操也未可知也不可保其不叛君也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

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自謂為君不難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

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

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

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明矣以已通下文可証然

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言亡天下失國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舊刊誤作處不

得為逸於使人也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

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

易牙借假也言信豎才蟲流出戶而不葬尸當桓公不知臣

也借古人以警世主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當作李克治中山事見苦陘令趙世家注陘者山絕之名常

也昔厭上計而入多上計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

縣勸農救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

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

宮註受郡國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注

所上計簿也宛苟且也增山璠云宛恍偷通鳳卿按宛當作窳汚下無山

也本作汗汚正字通引此調上聲說文深肆極也亦通無山

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

子姑免矣又見新序雜二案人間或曰李子設辨曰夫語言

辯聽之說旧刊作言語下文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魏都賦

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說而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當作

者也則辨非說者也用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當作必

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

者必不誠之言也誠謂入多之謂旧刊宛貨也未可遠行也

言致遠李子之恐脫姦弗蚤禁使至於計緩刑至歲終是遂

禍也禍當作過無術以知而入多人多者穰也原旧注穰雖倍入

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慎順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人當

三考為黜
受罪刑所
定非子太
早計
評注作過
節穰節也
適宜也

民作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
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人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
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人多利商市關梁之行關梁
征十二月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交易通外貨留之儉
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人多入
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已上言入多之有非
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
無術之言也無生財之道積貨之術也趙以夫曰下推原入
不時多取厚歛以上計冀幸獻子所
謂與有其取歛之臣寧有盜臣是矣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屏櫓櫓立於矢石之所及屏言其堅

云古以兒爲甲故謂堅爲屏漢晁錯傳器不屏利及上恐脫
不字原曰趙簡子以屏爲脅櫓而自臥之櫓猶類也山璠云
注臥豎字誤又云下屏疑屏呂子貴直作屏蔽屏櫓
齊策舉衡櫓注戰陣高巢車爲櫓管子兵尚脅盾注盾或著
之於脅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抱曰烏乎音鳴吾之士數弊

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三字當在昔亦有君之不

能耳士無弊者原曰注但君不能用之耳張天象曰同舟遇

乎有在之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獻公滅國虞虢霍魏

誤下同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

即位淫衍衍當作行案衍曼暴亂身好玉女高誘曰玉女美

如秦人來舊刊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

授之

授當

圍衛取鄴

增取鄴見呂子不苟新序雜四

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

言踐上之會也

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

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

舊刊戰大

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

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見所以用人也

原旧注文

公能以賞信當賞必

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

易家有嚴君

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

原旧注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

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

旧注犯難

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增百中僅有一言至少也但為賞罰所使而赴敵耳難一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

皆若孝子之所

旧刊無所字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

原旧注能孝於親者尚百

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

好利惡害夫人

猶人也

之所有也賞厚而信

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

人皆畏軍法不敢反北矣

長行狗上

陣不顧身命也狗從也以身從人而不去也增長行數百不勵操行也司馬遷書以徇國家之急注狗從也營也

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

而道也

由失誤

人之行

希

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無術○親冒矢石以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終

